



魯迅與友談魯迅

張能耿錄寫

東海文藝出版社

魯迅與友人談魯迅

張能耿 錄寫

東海文藝出版社

一九五八年杭州

92452

165

魯迅親友談魯迅

張能耿錄寫

※

東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杭州武林路萬石里

浙江省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02號

地方國營杭州印刷廠印刷·新華書店浙江分店發行

※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1¹/₄ 字數25,000

1958年4月第一版

1958年4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：1—7,076

統一書號：10125·83

定 價：(6)一角二分

K83

1

目 錄

- 一 东昌坊口…………… (2)
- 二 魯迅的母亲…………… (6)
- 三 魯迅祖父介孚公一二事…………… (7)
- 四 長庆寺和龙师父…………… (8)
- 五 三味書屋的老塾师寿鏡吾先生…………… (10)
- 六 三味書屋的讀書生活…………… (12)
- 七 关于运水…………… (16)
- 八 魯迅与他的外婆家…………… (17)
- 九 中西学堂…………… (19)
- 一〇 魯迅的去南京…………… (22)
- 一一 魯迅在南京点滴…………… (23)
- 一二 魯迅在浙江兩級师范学堂…………… (24)
- 一三 魯迅先生在紹兴府中学堂任监学…………… (26)
- 一四 魯迅先生在紹兴山会师范学堂做监督…………… (28)
- 一五 魯迅与越鐸日报…………… (31)
- 一六 魯迅与校外社会人士的接触…………… (34)
- 一七 魯迅先生在紹任教时的家庭生活…………… (35)
- 一八 范爱农之死…………… (37)

寫在前面

我因职务关系，几年来曾訪問过魯迅先生的許多亲友。他們是魯迅堂叔周冠五先生，魯迅三味書屋时同学周梅卿先生、章祥耀先生、王福林先生，長庆寺龙师父第三代企祥师父，魯迅表兄阮和蓀先生，运水阿妹章老太太，旧日魯迅家里工友王鶴照同志，魯迅日本留学时同学来雨生先生，魯迅杭州浙江兩級师范学堂时学生蔣蓉生先生，魯迅紹兴府中学堂时同事章魯瞻先生、学生王文灝先生、宋崇厚先生，魯迅紹兴浙江山会初級师范学堂时同事杜海生先生、学生金曰增先生、何益新先生、莫广川先生，范爱农阿妹范老太太，越鐸日报创办人之一馬可兴先生、祝宏猷先生等等。他們不厭其煩的給予接待，尽其可能的供給資料。这个小册子就是根据調查所得的部份材料以及自己体会整理而成。这里面的事实不是定論，而且因为这些事实毕竟是回忆起来的，有的事情也就不一定記憶得那么确切，这里只提供一些研究魯迅青少年时代的資料和綫索。

整理編写过程中，不断得到王士菁同志的鼓励与帮助。凡有关同志，均在此一并志謝。內中事实如有出入或差錯，請讀者多多給予指正。

作者

1957年11月22日于紹兴

一 东昌坊口

东昌坊口是魯迅幼年生長的地方。

“坊”是当时的城市建制單位。东昌坊口本是东西街，它的名称起因于西端的十字路口，由那里往南是都亭桥；往北是長庆寺塔子桥；往西是秋官第、大云桥；往东是張馬桥。东昌坊口大概以十字路口到張馬桥为界，和复盆桥相连接。魯迅故居新台門，就在十字街口与复盆桥之間。当时在这条街上居住着官僚、紳士、地主外，还開設着許多小店鋪，和住着不少的手工业工人。

当时东昌坊口的街市

十字街口有一片麻花攤，主人叫范小大，綽号麻花小大。每天一早，他就做起燒餅、麻花、油鑽子，生意挺好。沒有錢的买一个光燒餅，有錢的买了燒餅还要向对面猪头肉念捌那里买些猪头肉裹在里面，再到謝德兴酒店去下酒。

东昌坊口也有片豆腐店，店主人是个女的，大家叫她五媽媽。她有一个兒子，一个媳婦，一个女兒。那时候河兩岸人家常常攀亲眷。五媽媽的女兒就是許給对面猪头肉念捌做媳婦的。水作店用水多，全靠水口近，五媽媽的豆腐店靠水口近，豆腐干淨，所以生意特别好。豆腐是另請司务做的，五媽媽自己站櫃台，捏了付豆腐薄刀給买主打豆腐。五媽媽的兒子是当“門斗”的。“門斗”是报喜的一种工作。它有个專門組織。探听得誰家少爺进了秀才，誰家老爺得了差使，

趕去鳴鑼報喜，貼報單，打抽丰，討賞錢。那怕路途最遠，房頭最疏，他們也准能找到。

東昌坊口轉角頭，有月水菓攤，店主人叫蓮生，大家連店連人一併叫“水菓蓮生”。他上午在店里做門市生意，算得個“坐山老虎”。下午他挑了水菓担，送上各个台門去賣，前頭是水菓，後頭是酒釀，生意很不錯。新台門也是他常進去的地方之一。

當時紹興街上差不多挨家挨戶的都是茶館和酒店。東昌坊口，有二月正式酒店，一月是咸亨，另一月是謝德興。咸亨是周家新台門里幾個人開的，賣酒也賣醬油。謝德興生意極好，錫箔師傅來了，吃起來每人起碼一、二斤。門檻里面地板上，買主鞋底帶進去的泥，堆得幾乎象燙酒爐一樣高，店主人從來捨不得鏟掉它。據說這是“龍骨”，踏進去的泥是財寶。

魯迅先生讀書過的三味書屋的塾師壽鏡吾先生，也常到這里來吃酒。午學放出吃半斤，然後回去吃午飯。或者早上買菜回來吃半斤。魯迅在三味書屋的同學章祥耀先生說：

“他吃酒，總是不給我們學生看見的。因為那時讀書人上酒店，不大正派，難為情的。酒八個銅鈔半斤。壽鏡吾先生走進去，酒店信說：‘二老爺，里面坐！’就給他燙半斤酒擺好。他摸出八個銅鈔攤在桌子上，再買一個銅鈔茴香豆過酒。”壽鏡吾先生的孫子說：“魯迅小說里的人物孔乙己身上，總好象也有點壽鏡吾先生的影子似的。”

東昌坊口也有月小雜貨店，主人大家都叫他“老胡子”的。他店里出賣荊川紙，學寫字用的印着“上大人孔乙己”

等字样的紅字紙，对課用的課本，“紫玉光”、“文章一石”的墨，“十里紅”的大字筆，“金不換”、“妙入神”的小字筆，另外还有綫啊，肥皂啊，碱啊，小姑娘用的扎头繩啊，小孩玩的泥菩薩啊，等等。

魯迅先生的族叔、魯迅在三味書屋的同学，現在还在周家老台門里住着的周梅卿老先生說：“我与魯迅时常到他店里去交易，买画图用的荆川紙，抄文章用的紅格子紙。‘老胡子’的老婆人蛮好，她叫我們总是什麼官什麼官的。对当年的魯迅就叫‘樟官’（魯迅先生小时名樟寿）。荆川紙由我們自揀，破的可以不要。筆墨等也都是她这里买的。正月初头我們也去买小爆仗，噼噼啪啪的放。”

东昌坊口最熱鬧的时候是做戲，戲台就搭在十字街口。做的是起碼高調班，乱彈班也做过。为头的总是“抬轎春林”和“水菓蓮生”。十字街口有月王景昌熟貨店，店主是个老太婆，卖扎肉、鵝肉、綠豆芽炒白菜等。她煮的扎肉味道极好，天天卖光沒有过夜的。做戲时魯迅就常坐在她的店門口看戲。

另一个熱鬧場所是常做水陆道場的長庆寺。幼少年的魯迅常跑进去看熱鬧。

人物与習俗

东昌坊口新台門对面有个船埠，常常停有許多大大小小的船只。紳士人家的船只，裝璜得很漂亮，上面有明瓦，有布遮陽。遮陽上半边画花，下半边写字。字句多是抄摘古詩文。明瓦可以翻上，船里放圓桌或四仙桌及几枚骨牌凳。后面有官艙，艙里鋪上棉被，可以睡覺。艙口有門可以开关。

官艙左右還有十景格，可以擺書，擺點心、水菓、碗筷等東西。船頭有一對石獅子，或者石鼓。船身漆得綠油油的，四旁還貼着金。這樣好顯示他們的威風。

當時管東陶坊和稽山坊的地保叫春榮，是個鴉片鬼。城裏緊要路口都有柵欄門，晚上十一点過後，柵欄門就關掉了，過路的人只能從小門出入。有時夜里官府來查夜了，地保要去開柵欄門，並且須大聲喊：“東陶坊地總跪接大老爺！”唯恐老爺不聽見，總是接連着喊，有時錯喊成“大老爺跪接地總！”就得挨罵：“混賬，忘八蛋，拉倒打屁股！”茶店裏吃茶的人，看見老爺轎子抬過，也要起立，否則難免要按對父母官不尊敬治罪。居民里有吵嘴爭鬧等事情，得先請地保來解決，叫“地保官司”。理屈的人，不管拿得出拿不出，總得給他念伍文“老酒錢”。有人說，他好比一口鐘，一碰着就要响。

戴家台門裏有個戴阿貞，是給地保做外勤夥計的。自農曆十月初一到十二月三十日，夜里敲梆；每逢人家紅白事情，就替地保去打抽丰。特別是逢人喜事，拿一個拜帖盒去，說東陶坊地總某某人拜賀。實際上里面只有一張紅帖，沒有二百銅打發他不走。那家嬰孩彌月剃頭，那家嫁囡、做生日，他都打听得清清楚楚，从不漏掉一個。戴阿貞住的地方，通常是在土谷祠裏。有時沒吃，就偷點東西。

這東昌坊口的情景，就是魯迅小說中描写的那樣活靈活現的魯鎮的底子之一。

二 魯迅的母親

魯迅的母親，思想很開通，說話也很爽朗，還在前清的時候就放了小腳，周圍的人譏諷她是尼姑，她也不去理他們。宣統三年紹興光復的第二年，開通點的人都自動剪辮子，魯迅家裡的工友王鶴照也說要去剪，魯迅母親就支持他說：“你去剪去吧。”

她的房間原在前進的西二，紹興習慣，丈夫死後，同房的妻子房間，要另搬個地方的。自魯迅十六歲父親死後，母親的房間便搬到了後面那進靠西邊的后半間，現在紹興魯迅故居的魯迅母親寢室，指的就是這個房間。這房間內現在還保存着她生前用過的眠床、大櫥，臨窗的和合桌，以及她做針綫活用的籃子、剪刀、尺子、粉袋、熨斗、綫板等等雜物。她很愛勞動，除給家裡孩子做針綫活外，還給工友王鶴照做鞋、襪、衣服。她親手做的兩只襪船，現在也還保存在故居里。

老太太頂愛吃老南瓜餃子，王鶴照同志說，我不會干皮子，老太太想法子，叫我先做一塊大皮子，然後將茶缸倒轉，按在上面旋，旋一下就成一張圓皮子。這種點心是老太太娘家常做的。老太太還喜歡吃喜蛋、火腿皮羹千張、蛋捲沖牛奶、香酥餅等東西。

魯迅母親是個很慈祥而又善教育的人，鶴照有時說保姆幾句，老太太就說了：“鶴照，你不要大聲小氣的，即使她們做錯了事，也得好好兒同她們講才是。”

王鶴照同志現在認識不少字，能記帳，能讀通俗書報，這都是老太太當年一個字一個字教給他的。

古式的眠床里壁裝有一塊攔板，講究的還黃漆雕花，左右有兩只抽屜，叫做“被橋板”。魯迅母親晚上臨睡前，點起洋燭放在被橋板上，戴了眼鏡躺在床上看書。看過的書，也就在攔板上一疊一疊的放起來。如水滸、封神演義、三國演義等等古典小說，她看得很多。看過之後，還常把三國、水滸、聊齋等故事講給家裡的人聽。鶴照是常聽她講這些故事的，到現在還能講出聊齋里的狐狸精的故事，背出水滸里許多好漢的名字。魯迅在自傳里寫到：“母親姓魯，鄉下人，她以自修得到能看書的學力。”好學，是魯迅母親的一個重要特點。這給後來魯迅那種“我倘能生存，我仍要學習”的學習精神，不能說沒有很大的影響。

三 魯迅祖父介孚公一二事

魯迅祖父介孚公是個嚴厲的人。他一回家，新台門里那班平日游手好閑、不務正業的懶漢們就慌了手脚。原來在老台門做“忌日”辦忌日酒時，對於菜肴要挑精選肥的人，這時也都縮了頭。因為介孚公對於子侄輩有看不慣的地方，不管近房遠房，都要當面指責的。

介孚公自己不抽煙也不喝酒，他也反對青年人抽煙。據周冠五先生說，有一天他正吸着煙從外面回來，一進門就瞥見介孚公坐在大廳上，他慌忙把煙頭藏在袖筒里，然後若無其事地往里面走，走到介孚公跟前，喊了一聲“爺”就想溜

走。那知介孚公早已把他玩的把戏看在眼里，就叫住他說：

“現在有許多人瞞着背地里吃烟。……”介孚公眼看他袖里的烟头快要燒到手指了，就掉过头去假装吐痰。他連忙趁机把烟头丢在地下踏灭。

介孚公对孩子們的功課非常关心，时常翻看他們的作業。有时叫孩子們把功課解釋給他听，对講錯的地方加以糾正。有时又叫孩子們写一篇文章給他看看，他很細心地加以修改，而且把所以这样改的原因講給他們听。这还不够，有时自己还照題目做一篇，作为范文給孩子們看。孩子們很喜欢跟介孚公去看戏，他会把戏台上出現的每一个人物的名字告訴你，回家以后还要在書本上查出这段故事，叫你自己去看。

四 長慶寺和龍師父

長慶寺是当时紹兴的八大寺观之一。近在东昌坊口向北不远的塔子桥头，斜对面就是土谷祠。那时紹兴盛行“燒八寺香”，長慶寺內香火很盛，有时还做水陆道場。長慶寺里有二十多个和尚，当家和尙叫龙祖，大家都叫他龙师父的。也就是魯迅在我的第一个师父（且介亭杂文末編）里所写的，幼年时怕养不大，不到一歲由父亲領着去拜的第一个师父。他个子高大，人很和气通理，鄰近都知道他。他在大殿里坐着，小和尚去給他敲敲背，总給小和尚一二个銅板，叫他們去买点东西吃。并三番四复的同小和尚們講：“不要同外面的小孩去吵，免得他們罵‘賊秃和尚’，万一打破头出血，我們又沒有錢医。”他認為做和尚的本身就是苦。

長庆寺是靠拜經懺度日的。庙門一敲，就盼望来的是生意。但往往总是遊人較多。龙师父不計較这些，总还照常那样客气，双手遞茶給遊客喝。过年过节人家送些礼来，他一定有道理的送給回礼，和尙們要出門拜經懺去了，他一定再三再四的吩咐：“唱戏，他們說要加出就加出，不要去牽纏。”

龙师父还会做医生，自然是中医，內外科都来。行医所得也是長庆寺的主要收入之一。現在他的第三代企祥师父說：“以前窮人来看病，龙师父分文不收，他同情他們。”不出錢看过病的人，过年了，往往送一包糖或什么东西来道謝，龙师父就回一包酥糖或棗子，或者說：“我和尙現在可以維持，不要，請拿回去。”

龙师父自己是討老婆的。那时和尙討老婆不容易。据說当时县西桥有一个和尙，因为寺观已三代独傳，恐要絕后，到县府衙門稟准，方討得了一个老婆。照規矩，只有吹敲和尙，才可以公开討老婆，甚至吃葷。企祥师父說：“龙师父为了寺里的和尙都可以討老婆，特地到紹剧演員集居的学士街、永福街、唐王街去請艺人来，整天整夜的給小和尙教紹兴大班，决心把原来長庆寺的一般和尙，变成为吹敲和尙。”吹敲和尙与一般和尙的區別，是不能再出去募錢筹米，全要靠自己的技艺来維持生活了。

魯迅小时候，寺观往往有几戶大戶人家作为护法。当时周家是長庆寺的护法之一。据章祥耀先生說，魯迅先生小时候，平时不常到長庆寺去，只是有时做水陆道場了，才跑进去看看。

后来長庆寺的收入漸漸減少，到龙师父一死，接触面收

縮，行醫的收入又一筆勾消，更是每況愈下。寺里的和尚，常有因幾天吃不到飯而餓死的。就是剩下來的那幾個和尚，抗日戰爭前後，也受盡了地痞流氓的欺侮折磨。夜里和尚睡了，去敲門，說有事情，開了門，拉着直走到茶店里，說：“你欠我多少錢，可以還我了！”有時在路上碰到，常有意地撞你一下，還說：“你為什麼撞我？”有時和尚給人拜堂經懺，稍有些收入，地痞流氓知道了，就到那家門口去等，經懺還沒有收掉，人早已等在外面了，攔住借錢。這樣，長慶寺年年衰敗，直到現在就只剩下一個企祥師父了。

五 三味書屋的老塾師壽鏡吾先生

魯迅在朝花夕拾里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一文中，曾經給他幼年的老塾師壽鏡吾先生留下了極其生動的寫照。

三味書屋是壽鏡吾先生家里開設的書塾，在當時被稱為紹興城里最嚴厲的書塾之一。首先想要進三味書屋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據魯迅在三味書屋的同學周梅卿及章祥耀先生說，當時在紹興東城的書塾并不止三味書屋一家，而且別家的書塾如王廣思所開的書塾，收費低廉，一年四節每節只收四、五百銅鈔，多的不過七、八百，只要有錢的就收；三味書屋每節要收大洋（銀元）兩元，學生不是隨便收，須經過可靠的熟人介紹，而且還要他親自到學生家里來看過，同意了以後，點點頭說：“正月十八開學，自己背桌子椅子來！”這樣你才能進三味書屋去讀書。正月十八日一過，他就不再收學生了。

学生进了三味書屋，就得認真地用功讀書，不許在牆上搨一点墨跡，不許无故不去上学。有那个学生三天不去讀書，他就要跑到学生家里追問原因：“你們家的×××为什么不來讀書？”回答說是生病或有事情不能去，他才“噢噢”的回去了，或者說一声“那末病好了叫他馬上來。”

到了中午或傍晚时分，他走到前面小天井里看看天色，是吃中飯或晚飯的时候到了，就叫学生們回家去吃飯。他把学生們送到大門外，并且站在門口石桥上看看他們有沒有打架，直看到他們好好地走远了，才放心地回进屋里去。

寿老先生也备有竹制的戒尺一条，但是很少用到它，到他气极了的时候，他才用戒尺在淘气的学生的手心上輕輕打几下，以示懲罰。不过，往往到他气极了的时候，他就会叫你离开三味書屋，不准再讀下去了。

由于寿老先生对他的学生們，既严格又关心，所以家長們都願意把孩子送到他这里來。

寿老先生在日常生活及其他方面也十足表現出他的“方正”与“質朴”。

三味書屋每年只在端午、中秋各放假一天，寿老先生上坟的二月十七、十八、廿三、廿四放假四天。正月十八日开学，正月十八一过就不再收学生，而象王广思書塾清明前可以不去讀書，偷一节，过了清明再去；三味書屋每节收兩元，沒有其他杂費，而王广思書塾虽然每节只收四五百或六百八百銅鈔，但是另外收銀硃錢，每月初一、十五都要送去几个銅鈔，作为批改文章的費用。

寿老先生最不喜欢吹牛拍馬，也不怕得罪別人，对于魯

迅祖父遇到看不上眼的事情一定当面指責的脾气，他一向都很佩服。魯迅祖父下獄后，家道中落了，本地亲戚都看不起他們，也不說公道話，但他却不与普通人一般見識，非常的同情他們。他不願意沾人家的便宜，但也不願自己吃虧。清早他到大云橋去买菜，除了不講價錢外，還要揀几个大一点的銅鈔給賣菜的小販，但是他自己拿銀元去換銅鈔的時候，也一定要按九八通用制錢，一个也不能少。

寿家沒有雇用老媽子，到燒飯的時候，是寿師母做飯，他幫忙淘米。他把后面小門開開，向兩邊望一望，如果沒有人，就提着淘籬鑽下河埠去淘米。父子几个人都不抽煙。

寿老先生在空閑時，就看書，或者孤坐几小時以“淨心”。他對王陽明的學說頗有研究，但并不完全相信。

寿老先生是一個博學的秀才，他對於清政府的腐敗無能深感不滿，認為這是一個亂世，亂世里不好出去做事情，只能在家隱居，所以他考上了秀才以後，不願再參加鄉試，寧願在家開館教書。

他一生沒有過錢塘江，連紹興鄰縣蕭山都沒有到過。

他一生也沒有用過一點外國貨。連相片都不肯拍一張。他認為這是外國人到中國來騙錢的手段。

寿老先生的這種方正朴質的性格，曾經給少年時代的魯迅以一定的影響。

六 三味書屋的讀書生活

學生來到三味書屋以後，開首讀百家姓，再讀神童詩，

以后漸漸讀到四書、五經……。學力較高的，書讀好之后再讀唐詩三百首或小題正鵠等文章。

上午，八點鐘的樣子大家就到了。走到就背書，先到的先背。背完書以後，由寿老先生教書，教到那里，寿老先生用紅筆給寫上一個日期，這之後是讀書。書里夾有一張寫着“心到口到眼到讀書三到”的書簽，讀一遍抽一個字。快到中午時，寫一張大字，往往是用銅制的鎮紙壓在黃火火的尺八紙上，六個字一行寫六行，當中寫上“某月某日某某字”。寫過大字，就放學吃中飯了。

下午去，又是讀書，到傍晚對課。對完課，一天的功課就算完結了。

讀書的時候，大家放開喉嚨使勁地讀，魯迅讀了幾遍之後就靜靜地看幾遍。書會背了，尤其是當先生自己唸書入神的時候，有幾個同學便開始用紙糊的盔甲，套在手指頭上做遊戲。魯迅在這時就拿出一本閑書來，拉開抽屜，把書放在抽屜里，人伏在桌子上，偷偷地看着。桌上還寫着“君子自重”四個字，以防同學們搗亂。除了看閑書以外，魯迅最喜歡的是用荊川紙蒙在舊小說的綉象上，很細心地一個一個描下來。同學們也很喜歡這種描畫的象，有的拿錢來向他買，有的自己買好了紙來請他畫，也有向他借書，拿回家自己去畫的。這如果給寿老先生看見了，他會拿來撕掉，而且還要訓斥一番的。

那時三味書屋每天上書，也每天要背書。月半時，要背半个月里所上的書。月底時，要背一個月里所上的書。到年底，就要把一年里面所上的書，一齊背出來。所以一到年底，